

致所有
以光为舟的师者

(组诗)

■ 房小铃

灯盏

你是灯盏,我循着光走了很久
课本的折痕里,压着反复擦改
的笔迹

粉笔灰飘落时,你说那是雪
落在黑板上,铺成远处的山脊

红墨水在纸上行走,画出河流
我们沿河找寻,会说话的石头

你曾弯腰捡起我撕碎的稿纸
用胶带拼回一个少年的自尊

那些被修改的错字,后来成为
窗外站成排的小树,静静长大

你站在讲台边,像渡口的桅杆
目送纸船漂往看不见的远方

多年后我回头,见你还举着灯
而所有写下的名字,慢慢长成
各自的山峰

指月的人

他们说月亮在天上
你却说月亮在指缝间
当我顺着你手指的方向望去
指尖已落满清辉

你教我们认字
让每个笔画在泥土里找到自
己的偏旁

你教我们读诗
让每个韵脚都睁开眼睛

多年后我在异乡抬头
月亮还在那里
而那只曾为我指月的手
正站在满天的星光里

擦亮

在我与世界之间,你是粉笔
写下的每一笔都轻浅
擦去的每一行都变亮

在我与早晨之间,你是钟声
把昏睡敲成清醒
把迟到敲成起身

在我与远方之间,你是地图
那些被红笔圈过的地名
是我还未能抵达的远方

在我与夜晚之间,你是台灯
把光调到刚好够我辨认自己
在我与自己之间,你是镜子
照见我本来的样子

如今我走进这面镜子
而你的光,落在我身上
替我照亮了
来路与去路之间所有的雾

海上明月

■ 沈天逸

天边最后一线霞光,
沉入海的心口。
浪从远处赶来,
把黄昏轻轻收。
海面渐渐安静下来,
只等着月亮出场。

月亮升起来了。
先是浅金的光晕,
在水平线处悄悄试探,
然后整个跃出,
圆润,饱满,
亮得不加修饰。

月光落在海上,
是千万片流动的银鳞,
随波光轻轻起伏,
整片大海,都在缓缓地呼吸。
一朵云飘过,
被月光轻轻抓住。

亮与暗交界处,
浪花涌上礁石,
又退回深蓝去,
一遍一遍,不知疲倦。
天地之间,只剩这一轮圆月,
一片沧海,彼此成全。

一枚书签里的师恩

□ 安伟光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他用三年的严厉与耐
心,不过是想让我们明白一件事:人生如登山,有
的人一步登顶,更多的人要在半山腰的雾里摸索前行。
但只要手里的灯还亮着,路便总在脚下。

我的书桌里有一枚书签让我格外的
珍重,这枚书签伴着我已经二十多
年了,总让我想起难忘的师恩。

那是二十多年前,高三那年盛夏
的最后一天,全班五十多个人,每个人
从班主任手中接过一枚专属于自己的
书签。

我们的班主任姓李,教语文,常年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衬衫,袖口永
远扣得严严实实。他站在讲台上,一
如往日课堂上的严肃,可是当我们一
个个走上讲台时,他的眼角忽然就松
了,漾出极淡的笑纹来,像冬日冰面上
乍然裂开的第一道水波。“拿着。”他话
不多,把书签递过来,掌心干燥而温
热。轮到我时,他多看了我一眼,说:
“路还长着。”

记得高一入学第一天,李老师让
全班同学背《离骚》,“长太息以掩涕
兮”,他拖着长音领读,教室里的声浪
渐渐汇成一条河;寒冬腊月的早自习,
窗外还墨黑一片,他却已站在门口,看
我们一个接一个踏进教室,雪落在他的
肩上;他批评起我们来从不留情面,
可奇怪的是,同学们从不怕他。因为

当他俯下身来指着一道错题时,眼里
的光总是暖的。

最忘不了的是他的笑。他极少
笑,三年里都能数的过来。那一次,我
在作文里写故乡的芦苇荡,写了三页
纸,他批了长长的评语,最后一句话是
“有灵气”。发作文本那天,他走过我
身边,嘴角翘了一下,很快又压下去,
但那个瞬间被我牢牢捉住了——像一
朵花开在寂静的深夜,只被我一个人
看见。每次月考后,他会把我叫到走
廊上,用红笔在我的答卷上处处圈
点,“这里,虚词用得不对”“这个论证
还差一层意思”,阳光从窗外斜射进
来,照亮他额上细密的汗珠。

如今想来,他给予我们的从来不
只是知识。他让我们每日抄一则《论
语》,我抄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也”时抬头,恰好看见他在寒风中骑车
穿过操场,灰衬衫被风鼓满,像一面
帆。他让我们写周记,我写迷茫、写困
顿、写少年人说不清的愁绪,他会在空
白处留一行小字:“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那时的我不
懂,此刻才恍然——他早已把答案写



一周的旅程,翻过了山,也见过
了海。

日照的海蛎子炒鸡,淮北烈山的
石榴地锅鸡,把“靠山吃山,靠海吃
海”这句老话,实实在在端上了餐桌。

先到日照。没来得及去看海,却
先进了医院——小孙女严重水土不
服,行程一下子“兵荒马乱”起来。看
完门诊已是下午四点半,医生开了点
滴,我们只好兵分两路:儿子儿媳带
小宝先去民宿安顿,我和先生守着大
宝挂水。

等到拔针时,已是夜里十点。打
车赶到民宿,已过十二点,又累又饿,
整个人像被抽空般没了力气。儿子
端进来一盘饺子和一盘热菜——饺
子是鲛鱼馅的,海边嘛,总得尝口海
味;那盘菜是海蛎子炒鸡,算不得日
照独有,沿海城市大抵都能做。可那
天深夜,这盘菜格外好吃。海蛎子的
鲜和鸡肉的嫩彼此衬托着,鲜得恰到好处。吃完,我对日照的好感忽然就
立住了。

想起进城时路口电子屏上那行
字——“礼让外地车,远来都是客”。
想起医院里护士一遍遍来巡视、轻声
安抚的模样。想起深夜出租车上那位
大姐絮絮叨叨的安慰……这些细
碎的片段,跟那盘热腾腾的海蛎子炒
鸡一起,把胃暖了,心也跟着暖了。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风景里,但更在
对待陌生人的方式里。

到淮北时,就从容多了。一来有
大外甥在,二来大宝已经活蹦乱跳。
外甥在淮北打拼多年,娶了当地姑娘
安了家,扎下了根。他带着我们城里
城外地游玩。淮北不大,龙脊山、烈
山、石榴园、皖北川藏线都挨在一片,
一路铺展开来,层次分明。

初见“石榴地锅炒鸡”这个名字,
我第一反应是:用石榴炒鸡?一问才
知,烈山是世界闻名的软籽石榴产
地,漫山遍野都是石榴园,中国石榴

博物馆就建在园子里。跟石榴沾边
的吃食遍地都是,拿石榴入菜似乎也
不稀奇。等菜上桌,鸡肉红亮油润,
锅沿贴着一圈金黄的玉米馍,馍做成
纺锤状,两头尖中间鼓,香气直往鼻
子里钻,却找不见石榴。

外甥媳妇笑出了声:“好多人都
误会石榴地锅炒鸡,是用石榴当食
材,其实是把晒干的石榴皮、石榴枝
当柴烧。鸡肉吸了这个烟火气,有股
石榴香。”我凑近一闻,果然——鸡肉
的鲜香里裹着一层淡淡的果木烟熏
味,清冽又醇厚。

外甥在一旁补充:“鸡是散养的,
养在烈山和龙脊山的石榴林里,吃虫
子、吃草叶,还吃石榴花和果,味道跟
别的地方不一样。”

淮北是座煤矿城,来之前的印象
是先人为主的黑灰色。真到了才知
道,这座城市的颜色与煤黑无关,丰
富而多彩,洁净又浪漫。天空的底色
是湛蓝的,白云像是撒在蓝布上的棉
絮。大地的主调是绿,但不是一种绿
——浅的是新栽的石榴树苗,深的是
老树林,湖水把绿揉碎了又荡开,风
一过,看见了整座城的呼吸。山脊的
黄褐、石榴果的火红、屋瓦的黛青,一
层一层叠上去,怎么看都看不够。

其实,一座城的味道,从来不只
是食物的味道。日照的海风把“远来
都是客”吹进了每一句叮嘱里,淮北
的石榴林把几代人的扎根长成了果
实。我们在日照吃到的那份暖,是素
不相识的医生护士们一遍遍地“有需
要来找我”,是深夜出租车上陌生人
递来的一句宽心话。而走过的每一
条街、遇见的每一个人,最后都会变
成你对一座城市的味觉记忆。

我想,这大概就是旅行的意义
吧。你以为你是去吃一座城的饭,其
实你是去借一段路,遇见一些人,然
后发现:原来所有的味道,归根结底,
都是人的味道。



书签。 蒙海龙 作

在了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里。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个夜晚,我把
自己锁在房间里。窗外的梧桐被风吹
得哗哗响,像在嘲笑什么。那年数学
卷是历史最难的,我比模考少了将近
40分,那所我从高一起就贴在床头、每
晚临睡前都要望一望的大学,忽然就
远了,远得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的灯
火。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一小
块渗水后留下的黄渍,觉得三年的光
阴都坍缩成了那串冰冷的数字。

这枚书签的背面有一行小字:“失
败是谁都难以避免的,真正的英雄是踏
着失败的足迹奋勇向前的人。”墨色已
经有些涸了,像被泪水浸过,又像被时
光泡软了。

我铭记李老师的鼓励,开始接纳
当年那个笨拙却拼尽全力的自己。
18岁的我,顶着学业的压力、老师和
家人的期许、未来的迷茫,在无数个
日夜咬牙坚持,从未真正放弃。我从
二流大学考上自己理想大学的研究
生,再考上博士,一步步迎接人生每
一个挑战。那段岁月打磨出的自律、
抗压能力和直面困境的毅力,早已融

教师的荣耀

□ 朱天禄

学校的旧黑板拆了,靠在走廊
拐角,木头框子裂了一道口子,板面
上还有一层白乎乎的粉笔印。那块
黑板上有多少双手写过字,数不
清。语文老师的《将进酒》,粉笔一
撇一捺走得稳,写到“君不见黄河之
水天上来”,手腕一扬,字尾带出风
来。数学老师的抛物线,抛物线写
完擦掉,擦完又写。历史老师写朝
代年表,从秦汉到明清,一行一行排
过去。期末写得满满的,开学又擦
得干干净净。周而复始,一块黑板
用旧了。

教师的荣耀在哪?不在一张奖
状上,不在职称栏里,也不在教师节
收到的花束里。它在那块被写了又
擦、擦了又写的黑板上,它“留不
住”,可它“化得开”。

黑板上写过的字,下课铃一响
就被擦去,看起来什么都没留下。
可那些字被擦去了哪儿?进了人的
脑子里,心里、往后几十年的路上。
一块黑板写满了是课本,擦净了是
下一课。课本换来换去,教材改了
又改,黑板还是那块黑板。教师立
在讲台,粉笔在手,用声音推开蒙
昧。教师的荣耀看不见,它在菜市

人我的骨血,成为往后人生最珍贵的
底气。

青春没有散场,它只是换了方
向。如今的我终于明白,高考从不是
人生的终局,只是青春里一场重要的
阶段性测验。它只能衡量我18岁那
年的学识积累与临场心态,却无法定
义我的未来,更无法限定人生的高度
与可能性。人生从没有一考定终身的
定论,真正决定前路的,是日复一日
的坚持、永不言弃的韧劲和一次次重
新出发的勇气。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
山。”所有全力以赴的时光,皆有意义。
寒窗数载,李老师教会了我自律、
坚韧与从容,远比分数更为珍贵,足以
支撑我们跨越人生路上的风雨坎坷。
往后我将携这段岁月和李老师赠予
的成长与热忱,奔赴前路山海,不负年
少初心,不负岁月深耕,不负全力以
赴的自己。

窗外又起风了。我想起毕业那
天,李老师站在校门口送我们,夕阳把
他投在地上的影子拉得老长。我们走
远了回头,他还在那儿一动不动。那
一刻我忽然明白,他用三年的严厉与
耐心,不过是想让我们明白一件事:人
生如登山,有的人一步登顶,更多的人
要在半山腰的雾里摸索前行。但只要
手里的灯还亮着,路便总在脚下。

那枚书签现在被我夹进了书里,
不是课本,是一本《陶庵梦忆》。序
言里有一句话:“人无癖不可与交,以
其无深情也。”我想,李老师大概是一个
有深情的人。他的深情不在言语里,
全在那一笔一画的书签上,在那些清
晨与黄昏的守候里。

千淘万漉之后,金子未必会立刻
显现,但淘洗本身,已经让生命变得清
澈。我想,师恩的意义便是如此了,也
许比金子还要珍贵。

菜场烟火里的老师

□ 亦远山

一大早的菜场,是最有看头的。
天刚亮透,菜还带着露水,鱼还在盆
里扑腾,卖豆腐的老陈已经弓着腰点
卤了。雾气腾起来,模糊了他的老花
镜,他左手提着铜瓢,右手捏着竹签,
那股子认真劲儿,像在做什么了不得
的学问。

我提着篮子慢慢逛,觉得这里头
哪一行不像老师呢?

豆腐坊的老陈,你看他做豆腐,
豆子是硬的,水是凉的,可经他一双
手,点几滴卤水进去,就成了温润的
白。这不就是教育么?每个孩子都
是一捧生豆子,各有各的棱角。老师
的那一点“卤”,是启发,是点拨,恰
好让豆子变了质地,却还保留着豆子
本身的香。老陈做豆腐,豆浆要慢煮,
卤水要细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教书又何尝不是?

转过弯,是卖鱼的阿芳。她杀鱼
的手艺利落,刮鳞、开膛、去鳃,一
气呵成。但她最厉害的,是教人挑鱼。
有年轻的妈妈来买鲫鱼炖汤,她拦
着不让挑最大的:“炖汤要选巴掌大
的,肉嫩,味才鲜。”她会捏起鱼鳃
给人看:“红的,就是新鲜的;发暗的,
再便宜也别要。”她不是什么专家,
可她懂。好老师也是这样,不挑最
“大”的那个孩子,而是挑最“对”
的那个法子。有的孩子是鲫鱼,适合
炖出奶白的汤;有的孩子是鳊鱼,清
蒸才见真味。老师要做的,就是像
阿芳那样,把看家本领教出去,不怕
人学了去,只怕人不肯学。

再往里走,卖菜的王婶正在理韭
菜。她一把把拾掇得利利索索,枯叶

在阿公的葬礼上,
阿婆礼貌地跟每个前
来参加葬礼的亲友打
招呼,她的语气和表情
都淡淡的,没有人能猜
透在她平静如水的表
皮下掩藏了多少哀伤。

在众人看来,阿婆
的一生过得并不容易,
甚至算得上悲苦。阿
婆和阿公是青梅竹马,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阿公跟随部队去了远
方。阿婆只轻声说了
三个字“我等你”,然
后用七年美好的时光
践行了这个算不上承
诺的承诺。

婚后不久,在兵荒
马乱中,阿公被抓了壮
丁,这一走,不知何年
何月才能回来。阿婆
独自生下他们的孩
子,并把孩子带大。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
阿婆一个人吃了多少
苦、受了多少罪,只有
她自己知道。

后来,阿公幸运地
归来,他们终于过了
平静的小日子。可惜
好景不长,多年颠沛
流离的生活弄垮了阿
公的身体,阿公成了
医院的常客。这样,
阿婆陪着阿公每日
在医院和家人之间
往返,刮风下雨、严
寒酷暑,阿婆从没有
一声怨言。直到最
后,阿公撑不住,满
怀不舍和愧疚离开
了阿婆。

众人想要安慰阿
婆,却不知道该说些
什么。阿婆的一生几
乎都在等待中度过,
几十年的光阴中,她
与阿公在一起的日子
可能连三分之一都
不到。阿婆似乎看
懂了众人的意图,她
摆摆手,脸上露出一
丝微笑:没事,我很
好,我感觉很幸福。

阿公跟随部队走
的时候,对阿婆说“
等着我”;第二次被
迫离开的时候,告诉
阿婆“我一定会回
来”;最后离世时
,他对阿婆许下承
诺“下辈子再相
见”。

“知道还能见面,
就是幸福。”阿婆
看着众人,缓缓地说
。

是呀,如果无法在
一起一辈子,相聚几
年就是幸福;如果无
法在一起一个月,相
聚几天就是幸福;
如果连一天也不能
在一起,那么,只要
还有再见的机会,
就是莫大的幸福。
这份赤诚与真心,
很难得,也很宝贵
。

摘掉,黄尖掐去,留下一水儿青青翠
翠的。一位老太太嫌她卖得贵,嘟囔
说别家才两块五。王婶也不恼,笑着
说:“大妈,卖两块五的就是多费您几
分钟钟。我这三块的,到家清洗一下
可以直接下锅。”老太太犹豫了一
会儿,还是买了贵的。我心里一动。
这不就是老师批作业么?作业本上
密密麻麻红笔印,那是老师的批改,
是“三块”的韭菜——让学生一眼
就明白哪里是好的,哪里是应注意
的。那些红笔印,每一道都有它的道
理。

买完菜出来,日头升高了些。菜
场门口修鞋的老周已经出摊了,正
给一个小姑娘钉鞋跟,嘴里念叨着
:“鞋跟要钉得正,走起路来才不
崴脚。人也一样,底子正了,一辈
子走得稳当。”那些杀鱼的、卖
菜的、磨刀的、修鞋的,他们可能
不知道什么叫“核心素养”,不懂
什么“教育理念”,可他们把日子
过成了手艺,又把手艺过成了道
理。

所谓师者,大概就是这样吧——
在烟火气里站着,一边做着自己的
营生,一边把别人的人生也照亮了
。